

旅展散章

雁峰

杜甫草堂

薰风南至，踽踽走进草堂，庞大而古老的寂静如圣水般汹涌而来。青苔在石阶上悄无声息地蔓延，又沿着篱笆悄悄渗入墙根，仿佛岁月轻描淡写的绿痕。修竹婆娑，依然摇晃着那个凝望流云的清瘦身影；溪水潺潺，还在传诵着昔日诗人咏叹的苦楚与悲悯。

草堂，不仅是一座茅屋，早成屡经重建又屡次坍塌的精神图腾。秋风所破的茅草，被后人虔诚地织成覆盖千年的屋顶；漏雨的墙壁，被万千士人的敬仰层层加固。楠木书桌前，墨汁在纸上缓缓流淌，犹如冻僵的血液。伏案的诗人，瘦削的肩头似在战栗——是寒意侵骨，抑或胸中翻腾着天下沉沦的悲涛？笔端凝聚着如山的思绪，正要把这无尽的忧愁凝成字字珠玑。墨迹未干，诗行却已凝固成了亘古不化的霜雪。

以人心为基，以诗魂为梁，草堂不仅是遮风蔽雨的居所，更是收纳灵魂的巨大容器。每一个角落都低回着宏大的历史跫音，每一声叹息都传递着人间的冷暖。风自檐角掠过，如同金属的笔尖疾书——那些字迹在光影里颤动着，穿过无数个秋天，最终飘落在黄昏独坐的心头……

狭窄巷子

一条巷子，夹在市尘喧嚣之间……

青砖。黛瓦。每一块砖瓦斑驳陆离，仿佛都深藏着旧日私语，侧耳去听，却只有风拂过屋檐时留下的叹息。茶馆的竹椅井然有序，桌面上渍垢层层叠叠，茗香袅袅竟凝成了琥珀色。老堂僧提壶长斟，水流如练，注满了瓷碗，也注满了一段悠闲时光。忽然隔壁飘来断续的唱腔，激昂地穿透了鼎沸人声——那是生命在时间窄隙中勃发的宽亮回响。

灯笼渐次点亮，将一切晕染成老照片的暖黄。人影在砖石上晃动重叠：采耳的匠人，提鸟笼的长者，推糖车的小贩，唱戏的伶人……组合成一片温热迷离的市井气息。踩着灯影前行，在宽巷与窄巷之间辗转，不知是穿行于历史，还是漫游于当下。

走出巷口，驻足回望。巷子依旧蜿蜒在城市腹地——窄处收束如时光之弦，宽处伸展似命运之河。巷子的宽窄，不过是岁月吞吐呼吸的韵律罢了，行经其中，终将懂得，窄的是有限的光阴雨道，宽的是无尽的人间烟云！

都江堰

岷山雪水，在这里学会了鞠躬……

伫立鱼嘴分水处，俯瞰狂野之水驯服地一分为二，温顺流向广袤平原。水波在脚下震荡，仿佛地心深处传来古蜀人开山的号子声。两千多年的江水，依旧带着雪山的寒冽，不金昼夜地奔涌。光阴何曾真正流逝，只是被分水之堰和离堆坚石所雕刻，化作了青铜的江。

祭祀的香火缭绕于伏龙观前，乡民额头上的皱纹，刻满了对水与丰收的祈盼。李冰的名字早已长成了树根，深深扎在每一抔泥土之下；古老的智慧，就这样被汨汨渠水带向四面八方，永久灌溉，

永久滋养。

都江堰，是人与天地订立的契约，永恒就是这水流的形态。那些渠水最终汇入田畴，波浪推着稻浪向前奔流……

青城山

丹岩沟谷，赤壁陡崖。站在这“西蜀第一山”的最高处，但见林木青翠，诸峰环峙，状若城廓。

山气润泽着身心，胸生一种澄明。阶梯布满了时光印痕，轻叩每一块石板，仿佛都能听到岁月的回响。古树长满了深褐色的巨瘤，枝丫间有鸟雀振翅而飞，声响如突然传来的钟磬清音。道观深处，香炉里余烬尚温，铜鼎腹内积着厚厚一层香灰，廊柱上彩绘的仙人面目已褪色；殿角闭目养神的道士，灰袍的褶皱里藏着岚雾与云气，一呼一吸，竟与整座山一起脉动……

黄昏悄无声息地来了，风搅乱了一山幽梦，人恍如穿行在一个壮丽苍凉的生命场。面对铺天盖地的自然节律，人是渺小的，也是最短暂的生命载体。世间的荣枯，尘世的复杂，活着的不易，顿时失了心中那一份功利和占有的欲望。

青城山中，一次次听着黄叶飘落的声音，人似乎将要羽化——这世间万物的最后归宿，莫不是获得这无边的沉静？！道法自然之真义，在此刻，融于呼吸，存于肺腑。

解放碑

远远望去，尖碑在楼群之间显出孤独却坚定的轮廓……

碑石之下曾经是抗战胜利纪功碑的旧址，欢庆的锣鼓声尚未散尽，又很快被解放的歌声所覆盖；碑石之上曾经弥漫过战时的硝烟，也升腾过新世界的旗帜。

驻足凭吊，有白发老者抚碑凝神，眼神里翻涌着过往的惊涛骇浪；亦见青年男女举着相机，将自己镶嵌于这背景之中。摊贩的吆喝声此起彼伏，火锅的辛辣气味与糖葫芦的甜香混杂交错，时代广场的玻璃幕墙如冰面般反射着人群与车流……

是啊，唯有历史与日常如此交融，解放碑才真正活着。

此刻，鸽群掠过碑顶，翅膀拍出微小的气流。石碑无言，却在这座城市的根基上日夜不息地向上生长。当所有的喧闹沉淀之后，碑体依然耸立，如城市之骨，又仿佛是时间凝固成的一根定海神针。

遵义会议旧址

晨光熹微，小楼肃立。风正吹过青砖灰瓦，似在低语，又似在诉说。树木葳蕤，时间的根须便如此扎进砖缝深处——这门轴里，嵌着1935年的月光。

寂静的厅堂，长桌静卧，决议在茶渍里蜿蜒，如一道无声的闪电，照亮了迷途。窗棂上，阳光开始渗入，轻轻抚过椅子坚硬的背脊，又温柔地摩挲着尘埃。那些脚步纷乱，那些话语铿锵，那些火种列队……都曾在此汇聚，然后被岁月细细拆进了一册册泛黄的卷宗里。

走上木梯，吱呀之声从脚下浮起，恍如当年仓促的脚步。每级台阶都是刻度，丈量着从沉郁到启明的长度。那声音穿过九十载春秋，唤醒着许多伏案的身影，还有紧锁的眉宇下，为江山命运而奔涌的血液。

光与影在门内门外交织，辉映曾经不可逆转的转折——黑暗的潮水在此退去，希望的火种便从门内渡向门外。当幽微的灯火最终燎原，那长夜里的第一步，恰是这扇门扉在历史深处，为整个民族推开的一线光亮。

茅台古镇

沉淀了无数酒香的赤水河，从山峦之间奔流而出，将两岸参差而立的吊脚楼浸透得通体赭红……

每一个默默蒸腾的晨昏，那些大大小小的酒坊，那些幽幽暗暗的酒窖，陶坛静静排列着。坛内封存的，是大地、高粱与时间的私语，亦是一纸纸尚未开封的古老契约。

蒸锅日夜吞吐着云雾，氤氲之中，脊梁上盐霜与汗珠交错，臂膀起落如锤。木锨翻动间，蒸腾的不仅是谷物之气，更是生命之力——那力渗入酒中，复又升华而出，弥漫于空气里。

巷子深处，石阶被脚步磨仄。业务洽谈者，慕名参观者，南腔北调，身影绰绰。地以酒显，酒以地彰。茅台背负酒名，酒亦重塑茅台，最终成就香飘世界的酒韵。

河水依旧在窗外流淌不息，带走浮沫，也带走光阴。可这古镇的酒香，早已浸透骨血。人酿酒，酒亦酿人，彼此喂养，彼此塑造，彼此沉醉……

黄果树瀑布

还未走近，水的魂魄已在呼喊……

峭壁之上，瀑布从高处跃然而下，于半空撞碎，散作漫天飞雪，纷纷飘落深潭。潭面翻腾，如蛟龙出水搅动风云；水花迸溅，似白梅朵朵瞬间怒放。如烟似雾的水汽，润湿了步履，涵养了草木。岩石缝隙间，苔痕青青，蕨叶舒展，树茂果黄。

那明朝的行者，想必也曾伫立于此，彼时水声也必然这般浩荡。千年时光，不曾止息，只是携带着古老的遗韵，在幽深的峡谷中往复回响。这亘古之水，岂非是来自大山深处的激情告白？生命之流，终将奔涌而出，其声如雷，其势如虹。

水声依旧喧腾，却引人入静；水雾还在弥漫，更涤荡心神。夕阳照我，坐看飞瀑，竟坐成一块被水冲刷的石头，坐成漩涡中那一份安然。

甲秀楼

河水将喧嚣市声缓缓推开，甲秀楼稳稳站在鳌矶石上。朱红的柱，青灰的瓦，层层飞檐在云霞之间伸展……

四百年春花秋月，多少寒窗苦读的灯火映亮了窗棂，多少赶考的书生于楼前投下匆匆的身影，多少金榜题名的喜讯曾在此久久传扬。楼阁巍巍，无数奋起青云、登科及第的渴望刻进了砖石木纹之中；檐角悬挂的风铃叮当摇曳，像是当年纸页翻动的过往。

火烧过，水淹过，楼阁九毁九建。劫后重生的梁柱之间，又爬满了新的苔痕；阳光疏照，暖意渗透每一块磨得发亮的石阶。楼影倒映河中，在波光中深深浸染，涟漪便如文字，一圈一圈，无尽地流向远方。

踟蹰楼前，冥思遐想。恍惚中，一位衣袂飘飘的状元郎站立在水流中央，以坚毅的身躯为笔，以奔涌的河水为墨，正在山河长卷上继续挥毫书写……

诗歌

河源的红

在河源
几乎有花的地方就有簕杜鹃

簕杜鹃有簕
本地人管刺叫簕
长簕则长刺

但凡长刺的都不好惹
因为会刺人
谁要是胡乱折花
“对不起
我要刺人
扎疼了不要怪我
出血了不要哇哇叫”

这一扎不是撒泼
不是逞凶
这叫不服输
不受欺
以刺制欺

簕杜鹃虽长刺
但更爱红颜
红彤彤的红
红若燃烧的红
红得热烈
红得灿烂
红得染红了天
染红了地

很多的时候
河源都长红
公园长
花池长
路边长
庭院长
长得如火如荼
长得摧枯拉朽

可见河源人多爱这一片红
这一片红出自簕杜鹃
出自簕杜鹃的那一张笑面
美丽灿烂的笑面

这张笑面代表了河源人的笑容
代表了河源人的美丽
代表了河源人的情怀
她是中国红大家族中的一员
这一员
是河源市的市花
河源人心中的“河源红”

河源的山

河源的山几乎都属矮个子
大都长得不高
唯一一个长得高的
是连平县境内的黄牛石
它的主峰风吹蝴蝶海拔1430米
相比其它山
算是巨人级身高
从身高上看

河源三章

谢雄鹰

黄牛石确实是一个帅哥
它生就大长腿
横跨粤赣两省
手牵两省九县
踏踏实实站稳了脚跟
撑起了九连山的沉重
森林美颜
绿草芳菲
矿产资源丰富
辽阔的地下成了天然仓库
盛装了取之不尽的宝藏

要说长得漂亮
非连平的溶洞与龙川的霍山莫属

连平的溶洞
在有九连山下小桂林之称的内莞镇
有旧时连平八景之一的圣迹苍岩
以及陂头的龙岩喷泉
两地青山岩石层叠
嶙峋怪异
不小心还以为误闯了桂林喀斯特

龙川的霍山
长得稍微肥胖但壮实
每天游人如织踩在肩上
但它受得了、撑得住
再重的负荷也不呻吟
洒脱地矗立
从来不肯腰

桂山、野趣沟、万绿谷像小姑娘
容颜清秀漂亮撩人
活泼可爱不乏俏皮
面对那么多的登山跋涉之人
总是笑容可掬笑脸相迎
有时也不免扮个鬼脸
把游人逗得哈哈大笑
乐不思归

越王山有点老资格
当年南越王赵佗到此一游
名声从此远扬
不担心游人不来
坐等游客自然组团观光
绕着大山兜上一圈
兜完了这一大圈

还有很多很多的山没有爬
如此下去
何时才有个尽头
不禁有人叫苦
于是就有人
出了个小小的主意
说不如养足精神
改天再游
爬河源的山便不再吃力

河源的水

都说河源山多水多
可山一旦长成
便不再繁衍子嗣后代
即使一万年以后

它们依旧不见长胖
或者瘦身些许

而水不是
水可以缠缠绵绵
刀砍不断
万年不息
激情澎湃一直不断
浩源长流
只要宇宙在
生命就在

河源的水
不同于一般的水
一般的水可能有污染
但河源没有
河源的水
简直是矿泉水
流淌着一派清激一派纯美
即使不经过净化
同样符合饮用标准

这很令河源之外的人羡慕
羡慕我们的任性
羡慕我们的奢侈
羡慕我们扫洒庭除都用矿泉水

这使河源下游的
惠州、东莞、深圳
动了心思
恨不得把输送管直接安装到万绿湖
把万绿湖的水
输送到下游地区
输送到千家万户

这也打动了香港同胞
他们心痒痒的
要把万绿湖的水
引到香江全域
憧憬通过地下管道
让琼浆玉液润泽香江人民
让整个港岛
珠圆玉润春光焕发

这不是梦
而梦不是海市蜃楼
不是黄梁一枕
也不在白日
它是圆的
圆寓意圆满
圆满的事
没有理由不能成为现实

如今农夫山泉
在万绿湖设了分厂
“农夫山泉有点甜”
真的甜到了人们的心里
水的文章已经有了序言
有了楔子
不需要太长的时间
只要写下去
长篇巨著与愿景就浑然天成